

11-12

四書味根錄 孟子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總論

約自此篇明性善之旨乃孟子得統于羣聖之寔其羣聖乃孟子得統于羣聖之寔其

折衷孔子此孟子立教之旨也上半篇先言性六篇先言之旨也上半篇先言性六言
下半篇亦性善之餘論也任人重食色而輕禮與告子食禮與人重食色而輕禮與告子食
告子而及之能替曹交不知堯舜之道在孝弟高子不知弟高堯舜之道在孝弟高子不知
仁不義之禍益天下王道熄勸功作言富言強若植子若強若勸功作言富言強若植子若
究不知有仁義則亦彼言富強皆類耳孟子之紛紛致辨豈得已哉以不屑之教誨終正以
明仁義教之旨也

杞柳章全旨

此闢告子性無仁義之說也告子即杞柳論性病根在爲字孟子即從爲字生出

謂性一句彼但以知覺運動之氣爲性而不知仁義之理即性也朱子孟子辨告子數處
皆辨倒便休不會說盡道理勸學錄凡物皆可言似濁人性不可以似言此章告子開口
說一猶字便錯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櫨楩也人以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櫨楩

櫨音栳楩音圓反

性者人生

所稟之天理也

此指性之全體言不是解告子所言之性蔡虛齋曰是理非氣正孟子所以與告子不同處

杞柳柎柳栝櫟屈木所爲若

卮區之屬

卮飲酒器區盥水洗手器

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

矯者曲而使之直揉者直而使之曲

如荀子

性惡之說也

荀子性惡篇人之性繼之百善成之者性孟子本此以立教而告子乃欲出其性惡其善者偽也

說以亂之曰性止此性性之外一無所有猶杞柳止此杞柳杞柳之外一無所有也義非性之本然猶栝櫟非杞柳之本然也性猶杞柳則性無仁義義猶栝櫟則仁義非性何也有待於爲也以人性爲仁而後仁爲義而後義猶以杞柳爲栝櫟而後栝櫟栝櫟在人爲之而不能任之杞柳之天仁義亦在人爲之而不能任之人性之天也孰謂人之性此合下三章俱是要折孟子性善之說彼見得性是天生底故喻以杞柳性之皆善與仁義是人成底故喻以栝櫟上兩句還是虛說開說下三句方是實說合說以字爲字但着力爲字是說後來作出的勸學篇先單說義後兼說仁義告子意中先有義外說頭在以人性爲仁義爲字亦指義字居多看下食色孟子兩章便見

既爲栝櫟便不是杞柳然則既爲仁義便不是人性告子之喻其謬如此

徐山陰

孟子曰能順杞柳之性而爲栝櫟乎將戕賊杞柳而後爲栝櫟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

爲栝櫟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塞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矣

言如此則天下

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孟子曰吾且問于子之

生之性即以為桮棬乎。抑將斬刈之束縛之而後桮棬之體以成。桮棬之用以著也。如必將斬刈束縛杞柳以為桮棬。亦將斬刈束縛人以為仁義。與桮棬成而杞柳已不勝戕賊。仁義成而人亦不勝戕賊。人誰不懼戕賊而畏仁義。率天下之人視仁義為人之桮棬。視為仁為義為待人性之斧斤者。必自子言始之也。是禍之也。孰謂仁義果有待於外為哉。而猶以性為要。上四句是闢其立論之非。下二句是究其貽害之大。本以戕賊二字破他為字。先以戕賊二字對杞柳出戕賊二字。語氣側注。下句言皆能如彼。必將如此也。如將二句是即其言而難之。不言戕賊性而言戕賊人。以性即人之所以為人者也。孟子從為字抉出戕賊來。便覺罅漏百出。不攻自潰。語意重在人性不待戕賊上。又因其戕賊則人皆以仁義非性所固有。既暴之棄之而不肯為。且以仁義為害性之物。益畏之避之而不敢為。豈不是害了仁義。不曰仁義之禍而曰禍仁義者。是倒裝法。南軒孩提知愛此即是仁及長知敬此即是義。自愛親敬長而推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無非順其所素。有而無待矯揉而後成也。告子以仁義在性外。其失非小。故不得不辨。勸學錄。知仁義於性而以為禍性者。告子之本旨也。言仁言義而有率天下以禍仁義之名。則告子所不敢居也。故孟子不以禍性折之。而以禍仁義折之。

湍水章旨

此闢告子性無定體之說也。以人無有不善一句為主。未節言不善之出於人為。正以明性之本無不善。通章皆以水配說。蓋即告子所喻以曉之。以物理明性。

理也

○**豈曰猶流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

無分於東西也

端他端反

滿波流澌洄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

前說以性爲惡必矯揉而後可爲善而此則以性無

善惡特可善可惡

近於楊子善惡渾之說

楊氏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渾脩告子又曰觀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

耳故曰小變之

杯之前可以喻性觀水於未經疏濬之前尤可以識性蓋性之混然猶滿水之混然也何也

湍水止波流之澌洄且無有東也決諸東方則東流無有西也決諸西方則西流是無定向

也然則人性之善不善無定體以待人

此告子以水無定向喻性無定體也此決字即

所爲似水之無分東西以待人之決也

上章爲字下節使字意但告子口氣輕薄二決字

意注兩則字見得條東條西毫無定向可東可西絕無常形以此喻性則善惡皆是後來的

諸中子指未決之水而曰若者宜東若者宜西指未決之性而曰若者宜舜若者宜跖而

不可得指既決之水而曰若者本東若者本西指既決之性而曰若者本舜若者本跖而亦

不可得何也無分者也

納且此非告子有所悔而遷他道我前見屈只是此喻得不好其

寔性無仁義之說確不可移如水之滿決東也是人決西也是人性本渾滿爲仁爲義也是

人爲不仁不義也是人知人之爲不仁不義不是性則知爲仁爲義也不是性矣

○引說陽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下孟子曰子謂水無分於東西信矣然豈無

分於上下乎蓋決東則東以東之下也決西則西以西之下也是水之流之就下也人性之發而為善也猶水之流之就下也謂之為人其性之發決無有不善見孺子入井而不怵惕惻隱天下必無此殘忍之人遇呼爾蹴爾而無不受弗屑天下必無此貪味之人也謂之為水其性之流決無有不下東方下而不東流天下必無無端旁溢之水西方下而不西流天下必無無故而逆行之水此孟子以水有定向喻性有定體也東西可轉移上下却一定水也孰謂性無定體哉以上下換却東西二字便已折倒無分乎上下是言必就下不就上也但還是渾說下二句方明言之廣炬訂人無有不善句要說是善有一定不是說善無不同勸學錄人之性上同於天天無有不善性亦無有不善也人之性下不同於物物之性有不善人之性則無有不善也人別無所謂性善則其性水別無所謂性下即其性又告子無分於善是混善於不善混善於不善則善亦甚襍而不純無分於不善是混不善於善混不善於善則不善亦得參而中處人性之善是對無分於善一邊人無有不善是對無分於不善一邊總註順之而無不善順字因下文反字意照出此處且莫用個順字

今天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

善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博補角反

搏擊也躍跳也。鰓鰓也水之過鰓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

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水無有不下而有時水不下者何故。今天水本濡足而不過鰓也。乃忽然過鰓者非水之

過鰓有使之過鰓者也。何以使之過鰓。搏擊而跳躍之。不過鰓者可使過鰓亦本在川而

不在山也。乃忽然在山者非水之在山。有使之在山者也。何以使之在山。壅激而逆行之不

在山者。可使在山。是豈水下之性哉。搏之不得不躍。激之不得不行。其勢則然也。知水不下

之故。則知人不善之故矣。人性本善。亦可使為不善者。或為氣稟所拘。或為物欲所蔽。其性

為人所逆。亦猶水為搏激所逆也。搏激過而依然就下。利欲去而依然為善。奈何因人之使

為不善。遂謂天下無不善之性。容有不善之人。故須此節與他說破。就他次字生出搏

激字。無定體即搏激字來過鰓在山。又就東西二字而極言之。與前章以駭賊甚言為字同一

機鋒。使字從搏激二字勘出。勢字從使字勘出。既曰為不善。又云其性善。豈謂其性

為人所逆。亦猶水為搏激所使也。本請依之。張楊黃趙勢利為人所使。舍已以從之。縱嗜慾

為已所使。甘心以蹈之。人之可使為不善。不出此二種。說統此節。不是為不善人分。既正

見人無有不善處。睡樓就木之性言之。無論搏激之未施與搏激之既去。仍歸於順流。即

此奔騰震蕩之時。而所為沛然就下之定體自在。則正不得以搏激之使然者。謬謂水本無

分也就人之性言之。無論物欲之未交與物欲之既淨。仍復其固有。即稊穢攻取之會而所

謂渾然至善之定體自如。則又安得以物欲之使然者。漫言人性本無分也。

生之章全旨

此闕告子以氣爲性之說也。生是氣。生生之理是性。孟子姑未論及。只就人物二字。詰問令他自勘。個同異出來。而其說自破。此章都就氣質上論。而氣質正自

不同。告子不特不識理。並不識氣。

告子白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知覺運動。總言。都是精神。分言。知覺屬心。運動屬身。

告子論

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

朱子曰。禪家說

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持。告子曰。我所謂性。無分於善不善者。蓋以人生而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說得個形而下者。有知覺有知覺。即性也。生而能運動。能運動。即性也。所以知覺運動之外。更別無分。即胚胎在此。生指生存之生。不特指生初生活也。知覺運動。非正解生字。須看註。所以二字。是所以知覺運動者是氣也。氣是活底。乃所謂生之謂是。直指語言。即生即是性。何用深求其真。然惛然在之謂二字。孟子堅其辭而窮之。亦在之謂二字。約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乾靜專而動直。是以大生。坤靜翕而動闢。是以廣生。即子思曰。天命之謂性。何嘗不是生之謂性。然孟子逆知他所謂生。必不是指天命之理。必是指那知覺運動之氣。故探其意。而以白之。謂白爲詰。既凡白皆謂之白。則凡生皆謂之性。而人與大牛無別矣。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自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雲之白。猶白玉之白。與

曰然。

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

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添出凡字同字以告子止。孟子曰子謂凡有生者言人而孟子兼言人物也。同謂之性猶凡為白者

同謂之白。與告子曰然。生之大同。固即白之大同也。孟子又申詰之曰。天下之物。號為白者亦多矣。有白羽焉。有白雪焉。有白玉焉。今子謂凡生同謂之性。猶凡白同謂之白。將白羽亦猶白雪而無至輕與易消之異。白雪猶白玉而無不堅與堅潤之異。與告子曰然。白之大同。無殊生之。告子以生謂性。便有混入於物意。孟子一聞其說。已有未節一段辨論。難但不大同也。得其說無以申其辨。故先以白詰之。以有形之生質喻無形之生氣也。又恐他有遁詞。故再問以寔之。白羽四句。即申明白之謂白句。白羽白雪白玉二字各連說。下四白字方是人去白他。一羽雪玉色同而質異。白羽至輕之白。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白。詳說白羽白之成乎質者。白雪白之凝乎氣者。白玉白之至貴者。勸學錄告子上個然字是即生即性矣。下個然字是凡生皆性矣。故孟子急以然則二字折之。○平安溪生非性。其所以生者是性。然第曰生之謂性。則或指其所以生者未可知也。追問以猶白之謂白而應曰然。則即生即性。生與性不分矣。然雖曰即生即性。而或別之於其生未可知也。追問以白羽猶曰雪。白雪猶曰玉。又應曰然。則凡生皆性。生與生不分矣。於是告子論性之指顯

然自供而孟子犬牛之詰乃應弦而到按反詰處舊說只是一意此獨作兩層尤爲精細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也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

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皆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

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

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

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

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是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

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析

之其義孟子乃析之曰凡物同謂之白然則凡生皆謂之性犬有生牛亦有生不獨人有

精矣○生也將犬之性猶牛之性而無金畜土畜之異亦無艮止坤順之異犬牛之性猶

人之性而知覺無靈與蠢之異運動無精與粗之異然信如子言則是性爲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竟爲人之所以同此因論白而反析之然則二字緊接上兩然字來且氣直頂白

於禽獸者也豈不謬哉○之形氣無分則人物亦無分四句一氣滾說歸結人之性句方

得解析語氣犬性猶牛性句只帶過蓋此節不重犬牛無別只重大牛不可與人無別按

西書鏡犬之性金畜也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其性順即犬牛之性尚且不同何況於人如

此詩便兩得○勉齋孟子既不知氣與性之分而直以氣爲性又不知氣或不齊性固有異

孟子上

而遂措凡有生者以為同。是以孟子以此詰之。而進退無所據也。〔魏大中〕告子聞言之下。而不無少悚於心。則即此是生。即此是性。斯固人之性所必無。斯固牛之性所必無矣。則告子聞言之後。仍自悍焉弗顧。而天下之人萬世之人。必有不安於為人。必有不安於為牛者矣。〔勸學錄〕上節兩然字。告子應得此節然字。告子應不得告子依然人也。其肯以大牛自居乎。

食色章全直

此折告子義外之說。就論長而屢詰之。緊要在長之者一句。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一然矣。下二節只因其所明者通之。至食色之非性。全未論及。彼不識仁之所以為內。亦未之及。○中間以白辨長從色字。生以多辨長從食字。生

告子食色性也。仁也非也。義也非也。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

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

此即生之謂性之說。知食色之美。即知覺甘之悅之。即運動也。

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

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所謂用力於仁者。只是順其甘食悅色之心。一日不甘食悅色。則生氣絕矣。此便是他用

力於仁處。謂不必求合於義者。謂不當復論其當甘當悅之理也。

〔圖〕告子曰。生之謂性。知覺運動之謂也。如知食之美。知色之美。知覺也。知食之美而甘之。知色之美而悅之。甘之

悅之。運動也。食色非生乎。則食色非性乎。由食色為性。而推之。甘食者。愛此食。悅色者。愛此色。愛無不愛。仁也。並無食色已具。愛無不愛。是仁生於內也。固非外也。食有可甘。有不可甘。

色有可悅有不可悅。可與不可。義也。既有食色。始分可與不可。是義由於外也。是非內也。因義外而並謂仁外者。未觀之甘與悅。因仁內而並謂義內者。易觀之食與色哉。仁內四句。諸說皆蒙食色推開主泛言。灑泰意。固該得濶在本節。却自相承說。下註中兩故字。頂接分用。勸學錄甘之悅之。是在宜甘不宜甘。宜悅不宜悅。是義仁以順吾性。故以仁為內。義以逆吾性。故以義為外。告子所見如此。灑泰告子意。純是外義。其曰仁內。特欲翕欲張之詞耳。王學記告子以心之愛為仁。而德與理無所見。以事之宜為義。而心之制無所見。仍是以生為性。而小戾其說。

孟子何以謂仁為義外。豈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

也。故謂之為外也。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孟子曰。仁義一理。仁既在內。而義獨在外。果何所見。

乎。告子曰。如長長義也。今有人焉。其年長於我。我即以彼為長。是因其長在於彼。斯從而長之。非先有長之心存於內也。即如彼之色白。我即以彼為白。是因其白見於外。斯從而白之。亦非先有白之心存之而也。天下豈有未見白而豫存一白之心於我之人。則天下豈有未見長而豫存一長之心於我之人哉。白從其白於外。則長亦從其長於外。故謂義為外也。內則俱內。既以義為外。則并不識仁可知。但弗與深辨。問意只重義外上。仁內帶說。我長之彼之長。使然。彼長字重讀。正見我做不得主張。所以為外。蓋告子只就長上認義。却不就長之上認義。有義似人帶來的一般。長與白俱指人言。至孟子辨之。方兼馬說。故

謂之外也。句指義言只承彼長二句說。

曰異於白也。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

者義並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朱子曰長馬只是口頭道個老大底馬告長人

則是誠敬之心。自孟子曰白從其白於外。而長不徒從其長於外也。何也。今夫人有白者。中而發所謂內也。馬亦有白者。人有長者。馬亦有長者。白馬之白。固無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亦無異於長人之長。蓋長馬之長。不過口稱之而已。若長人之長。則必不

僅口稱其長已也。吾且問子。子將以長者年長於我。為義之所在乎。抑將以長之之恭敬退

遜為義之所在乎。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此即其意而闕之上。白字是稱謂。下白字是白色。

我長之之心。則安得謂義為在外哉。

下長字做此註中乃所謂義也。是就自無異而

長有異。辨其以白喻長之非下。乃單就長人上見義不在長而在長之者。以明義之非外。辨

其波長而我長之之非。

告子重讀彼長二字。故謂非有長於我。孟子重讀我長之三字。如

何說得非有長於我一轉。換開語氣迥別。

前四句言長人不同於長馬已為長之者。理脚

然意尚未顯故再將目字一折言縱能外長於我不能外長之心於我也折得他外義尤醒。灑泰長之宜長是在物之理我長之是處物之義。告子只見得在物一面故孟子特就處物上喚醒他。

曰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

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告子曰長之之

能主也。如仁在於愛親吾之弟與吾同氣吾則愛之秦人之弟非我族類吾則不愛是不能強我之愛以我為主者也。以我為主則在內故謂之內。若義在於長長吾之長吾不得謂之少固長吾之長楚人之長吾亦不得謂之幼亦長楚人之長是不能沒人之長以長為主者也。以長為主故謂之外也。義即有長長之心而長長之心非因人而觸發哉。此告子再申義外之辨。借內形外二段勿平。悅

必拘。諸家謂此仍是彼長而我長句話頭。但看來亦自不同。前竟認長者為義此已畧認長之者是義矣。但謂即以長之者為義而長之之心亦是因人觸發。終非我所得主。張其權仍不屬於我已將長者義字撇開。第承長之者句來說。他只以長為悅畢竟與以我為悅者不同。故伴仁之在內以闊義之在外耳。請此處須與彼長而我長之二句分出層次。勸學錄愛與不愛是木於情長與亦長是迫於勢情則自然勢則勉強故以分內外。告子之見如此。又既可曰吾弟則愛秦人之弟則不愛是以我為悅亦將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

長是以我爲悅矣。既可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亦將曰吾弟則愛秦人之弟則不愛是以弟爲悅矣。安見長之大遠於弟長之之大遠於愛弟也。

曰者秦人之長無以異於吾秦夫物則亦有然者然則者亦亦有外與音與暗同言長

之者之皆出於心也。長在人而長之者在我猶炙在物而普之者在我此正義之根心處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

明者而通之。徐思曠曰以白列長却從異處見義以炙例長。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却從同處見義看林註方知食色二字不落空。屈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

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心。孟子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人固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凶莽而不得其正也。有然者者秦人之長亦普吾炙物亦有

然者矣。今子以長在外而謂長之亦在外然則炙在外而者炙亦有外與吾知炙在外而普

之則在內長在外而長之則在內非吾心因外而轉移乃吾心隨外而裁制義不在外明矣

義既非外則不益非外。此因告子明於甘食之性而信其在內者故以炙比長以普比長

而食色豈可以爲性耶。之之心。物字指炙亦字對長人然字指普之同炙在外也而普

之者由心辨其甘則長在外也而長之者由心酌其等大抵告子非專以義爲長不屬長之

他連長之都認在外孟子只申明長之在內而義之在內自見。合意將普炙普字重讀後

字輕讀便可得義內之意四書雖然則是折辨口氣必先承上以長爲在外來方折得此二

字出亦字并醒有外作在外自安。○李安溪其視吾長無以異於楚人固知其說心不生而

中之無義也已久。即其愛吾弟而不能推諸秦人。又見其愛心之薄而仁之與存者幾希。然皆未可遽辨也。始就所謂食色性者而曉以嗜炙之無異。善且使反其義之失而徐而思之。亦足以救其仁之亡也。

孟子章全

此明義力之說。只在行吾敬句已盡。滙參上章言長。而此云吾敬者。惟其敬之是。以長之說。個長猶可托辭解於彼說。個吾敬則敬已由中出。非他人所能假借。而因時制宜。亦皆吾心自有之裁制。此最是公都子指示親切處。但彼雖知義根於中。未知義妙於時。孟子以庸敬斯須。啟之。遂悟一時字生出。冬夏之宜來。

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子曰。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

私論之。

時有孟子子言。惑於告子義外之說。乃私問於公都子。孟子必溺告子之說者。曰。人皆謂義在外。夫子獨謂義在內。斯其說果何謂也。若但未達義之旨。則聞行吾敬之說。不宜復為道辨。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公都子曰。長之為義。長之云者。敬之也。是敬也。吾之敬也。未與長遇而敬存於中。一與長遇而敬流於外。然則其敬長也。乃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行。敬屬於吾。故謂之內。

說統義之端。顯於敬之行。本於吾。此即孟子長之者義乎。體貼出來。敬在盡心由也。心而施之。則曰行亦惟敬是吾行。此敬亦是吾。一吾字有味。說個在吾則義內。說個

在人則義外論義大關鍵正在此。王制五使吾心本無敬也則雖遇有當敬之人亦邈然
彼自彼我自我耳敬于何行義于何屬使行敬非我心也則雖遇有施敬之時亦泛然以形
交以貌承耳不名為敬又何名為義。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酉則誰先曰先酉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

內也

長上聲

伯長也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

中出也

孟子子曰子謂敬屬之吾乎設或伯兄與鄉人在此而鄉人長於我之伯兄一歲

則敬將誰敬公都子曰疏不踰親必當敬兄孟子子曰設或鄉人與伯兄同飲而
我為之酌則誰先公都子曰王不先客必當先酌鄉人孟子子因辨之曰子謂敬為吾敬則
宜吾能主之而彼與此毫不能轉移矣今所敬既在此兄而所長敬又在彼鄉人然則吾即
有敬亦為彼此所轉移既為彼此所轉移則敬非吾敬而告子謂義外非內者果在外非由
內也此統欲打破一吾字即告子長楚人之長四句意但告子謂敬因人觸發非吾所得主
也孟子謂敬因人轉移非吾所得主微有不同耳何義門上章是就敬之同處謂其在外
此章是就敬之異處謂其在外兩派說話一樣机鋒因之所敬在此二句及下文敬叔父
二句俱要連貫看不可平對一約言所敬在此而酌不先之是吾敬不能行所長在彼而敬
不屬焉是所行者又絕非吾敬是我則有長之之心到底不能不為外所奪其說視告子而
加辨矣條辨玩一果字有確信告子之說不易意○張惕庵此是孟子子巧詞眼目在一